

陈蝶衣先生走了。算实足年龄,他离整一百岁还差三天,似乎有些遗憾。可是在我看来,蝶衣先生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,实在是个奇迹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,他不过四十多岁吧,人是相当瘦壮的,头发也稀疏了,看报纸的模样来,总要把那副无边眼镜褪下,再眯起一只眼,还要离得很近,才能看清字迹。朋友称他“蝶老”,固然是尊敬的意思,也与他的外表已显老态不无关系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他去香港后,与内地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,也不便联系。到了90年代,我不知道别人如何,至少蝶老跟我通信了,寄有关他的报刊材料来。每逢过年,总有贺卡寄来了。再往后,他回来了。我说不准那几年他回来过几次,反正每次来总要约吴崇文等几个老友碰碰头,吃顿饭。初见面,我颇有感慨。蝶老当然比过去更老了,更瘦了,至少头发已经秃光,只能戴假发套了,但大体还是那个样子,不是老得很厉害,走路还很爽利,记忆力特别好。有次谈起一位活了99岁的上海老作家,蝶老马上说,这位老作家年轻时做的旧诗很好,接着随口哼了两句,是“艳体”一流的。这两句我也记住了,不敢写出

用手帕的男人

陈光新

我从小就在父母、老师教育下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天都要在口袋里装上一块手帕,不论到哪里,擦擦手,揩揩汗,擤个鼻涕,都很方便。

后来,看到一篇小说,书中女主人公是个品位很高的白领,一直为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伴侣而忧愁。在一次集会中,看见同桌一男士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帕在慢慢擦拭,一下子就认准了该男子就是自己未来的丈夫。她的理由是:善用手帕的男人,一定是干净的男人,仔细的男人,优雅的男人。这篇文章给了我更多自信和自傲:我就属于这样的男人!

前不久,招待几位远方来客。在一家高档火锅店,麻辣交加的美味菜肴,让我们吃得脑门涌泉,热汗涔涔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揩汗。无意中听见邻桌一位小姐的莺声燕语:“这个年头了,还在用手帕,真老土!这种男人,肯定是一个小气男人,古板男人,迂腐男人。”再一瞧左邻右舍,可不是!别人都在用餐巾纸擦汗,用一张,扔一张,好不爽气。

我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:这用了大半辈子的手帕,到底还能不能用?

日前有事,我从山阴路坐旅游某号线去徐家汇。车停横浜桥站时,听得站下有女声问:“70岁以上的老人要买票吗?”车上的售票员说:“这是旅游专线,要买的。”下面的大约没听清,还在问,司机就开口了:“让上来再讲,不过是3块钱。”先上的是一位七十几岁的老伯伯,着一身浅灰格子的西装,蛮有风度的。陪同的女士也五十多了,坐定后,售票员捏着票夹过去,刚才车下的一番问答又重新响起:“旅游专线要买票,报上没登过么?”“阿拉轿车也乘得起,3块钱啥!”女乘客票是买了,但心里却并不舒畅。“专线车从来勿优待格,随便啥人都一样。”看到他们一句来一句去,再下去恐怕要吵架了。我正

奇迹

秦绿枝

来,怕有错误,引起麻烦。

现在老年人都很注重养生,有关这方面的文章,报上时有发表。蝶老有什么养生之道呢?我敢说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。只听他说过,香港有几位朋友生活比较放荡,以致英年早逝,很可惜。想来蝶老在这方面是很节制的。也不吃什么补品,咖啡却是每天的必需。“咖啡一盏茶浓煎,助我消磨煮字年。”这是蝶老当年孵咖啡馆的感赋。我只记得他在上海时咖啡馆一天要孵两次,上午一次,下午一次。他97岁那年回上海,人有些“木”了,听陈太太说,每天一杯咖啡还是少不了的,他估计可能一直喝到他此次病危住医院。人有所好,也是“命”之所系,如无关宏旨,就不要去干涉他。有两位朋友近年都在心脏部位安放了支架,最好是不吸烟,我也劝过,但听不进,也就算了。喝咖啡有种种说法,有说不好的,也有说好的,可能因人而异,咖啡对于蝶老,大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。

朋友们难免要谈到这样一个

问题:蝶老如不去香港,一直留在上海,会活得这么久吗?那就很难说了。1952年,《大报》并入《亦报》,蝶老一时被挂在一边,他有些急了,去有关方面询问。接待他的人竟然这样回答他:“你放清楚些,我们现在对知识分子还算客气的!”蝶老听了,心想,这就意味着将来要不客气了。正好那时他夫人在香港探亲,他也去派出所用原名打了个路条(那时还便当),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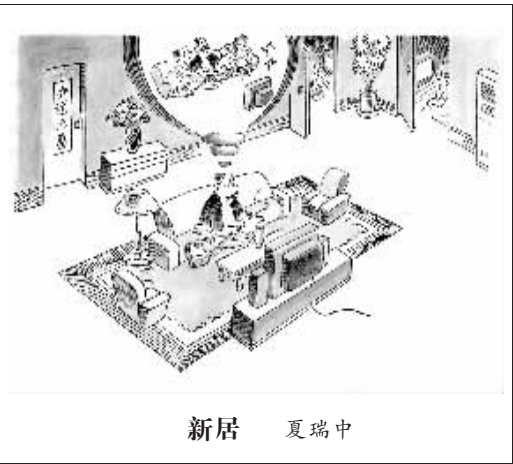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香港,他能干些什么?只能靠手中的那支笔,生活是很清苦的,总算安顿下来。现在人们只知道他写了3000首歌词,到很多年后还有唱片的版权好拿。当地报上的小品文也是常常写的。此外写得最多的是电影剧本,多数取材于流传已久的民间传奇。他对“梁祝”的故事另有看法,认为他们在三年同窗之时已经发生了恋情。他曾经为此写了一部歌剧,却苦于没有地方出笼。前几年曾经问我能不能在上海想想办法。我无法给他回音,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。

再有就是他在91岁时出版的《花窠诗叶》,上中下厚厚的三册。我有幸得到一套。蝶老的诗喜欢用生僻的字,有些我读不懂,懂的也不少,还有我曾参与过的情境的那几首,如今读来更有回味了。



20世纪90年代初,省委开“三干会”,在故乡当省委书记的老凡,在家宴请家乡与会县领导。他身穿白色外套,亲自到厨房掌勺。县委书记老罗,在凡书记家客厅落座时,胳膊肘往桌一杵,身体前倾,欲端茶杯。但当他身体前倾,桌子也跟着前倾。他不知凡书记家饭桌易摇晃,冷不防身体往回一撤。他往回一撤,桌子又跟着往回一歪,一来一往的摇晃,把一桌茶水晃出杯口,水漫金山。米县长抹去茶水,打趣说:“这饭桌像摇篮。”大家注意这饭桌,很干净,栗壳色桌面,油漆脱落三分之一。桌榫几乎全松,胳膊肘在桌面上,只能上下着力,稍横向用力就晃动。一位说:“这桌如今在农家也难找,该进博物馆。”又因凡书记家是台九英寸黄山黑白电视,故又有一位说:这电视在农村也难找到,如今农家一般在20英寸左右……

席间,有人问凡书记子女在哪工作?女儿说,她在省会以外某小城市当司磅员。儿子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当装卸工,后下海。县委领导都很惊讶。那时用人制度尚未放开,省委书记子女在省会找份工作容易。罗书记想起凡书记在“三干会”上说:“不要因是我的亲戚就给特殊化。”又想起他刚到凡书记家乡工作就听说,凡书记家族刻坟碑文,欲将凡书记官衔刻到碑上。凡书记严肃制止。老罗这才得知凡书记的严于律己,他只得把想请凡书记对家乡多关照的话,咽了回去。



新居 夏瑞中

想起来“熄火”,听得老伯开口了:“我不要看别人白眼,这种车子下越勿乘了。”于是彼此静默,直至下车。

民生、民计关系到黎民百姓的每一天。街头巷尾近日在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,就是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车的事,而聊者又多是一些老年人。给老人发放的红色社保卡,是老年人得到了关怀、得到了尊重的神圣凭证,是社会和谐的标志,一件大好事。好事要做好并不容易,不是宣布一纸公文就能了结的。这需要时间,需要理解,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支持。首先是公交公司,人家要赢利,免费

坐车的多了,难免经济亏损;其次是上班、上学族,高峰时段大家要赶时间,人多,车挤,迟到了麻烦;再者阿公、阿婆手脚僵硬,上下车没人陪同不方便……但是我们又怎能因噎废食?惠德于老人,体现了社会的文明,对这一举措,市民应该无保留地拥护。敬老、爱老、惠老,这是社会的共识,民族的美德,而不是重阳节前后的花样文章。关心老人的点点滴滴,是我们每天都要做下去的事。

现今社会人口的出生率很低,老龄人口的数字却一天天增高。幼儿园在不断地关园、并园,养老院的床位却一席

退休之后,养花为乐。友人见之建议道:“何不再养些鱼?开出来的花映鱼,换下来的水浇花……”顿觉此言有理,便着手准备鱼缸、气泵、水草、景石等,一应俱全之后,买来金鲤鱼共9尾,放入透明玻璃缸里。

养鱼才一天,缸里的鱼便死了一尾。第三天早上,我战战兢兢地过去一看,水面上又浮起了2尾,到了下午,又有一尾“黑头”病怏怏了,挨到晚上与一尾“黄鳞”一起翻了白肚。只剩下4尾了。幸喜缸中4尾鱼并没有因遭遇恶数而死光光,反倒停止了赴死的势头,偶尔还会弄出一点声响,发泄过剩的精力,令人刮目相看。但看着看着,便回想起什么来了,这一想对眼前幸存的它们好感尽失,因为正是它们造成了5尾同类的不幸。我发觉这小小的水世界也是老实鱼吃穷,强横鱼得益的。虽不至于弱肉强食那么血淋淋,强势者的做派却无疑构成了对弱势者的生存威胁。说得直白一点,那5尾鱼的生命蒸发,这4个家伙脱不了干系!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时的情景:当我一撒食,4个家伙便横冲直撞,抢得先机,并且毫不留情地把5尾同类追啄得远远的。又怕又饿的老实鱼终于免不了一死。

我不由得深深自责起来。要不是我把它们强横鱼养在一起,又何至于造成它们的厄运?痛惜之下,就要为它们讨回一个公道。本想不换水,不投食,让这4个家伙闷死,饿死,至少也要弄得它们奄奄一息才算完,可如此伸张正义,无疑是用它们的生命来洗刷我自己的

今秋,笔者作一次“新马五日游”,同行有上海职工谜协的会长。这次出游,通过新加坡谜协热情牵线,我们得以在吉隆坡下榻的酒店大堂,与大马谜家欣然相识,同论谜道。马来西亚谜家向我们介绍了该国灯谜的渊源和现状:早在1928年的圣诞节,就有一位广东潮安籍的中医师,在北马高渊的教堂里首次悬挂出华文灯谜,让大家猜射。后来别的地方知道了,也都纷纷来请他去举办猜谜活动。中医师因地制宜地将当地的事物采为谜材,并边出谜边讲解猜谜门道,大大提高了猜者的兴趣。令人惋惜的是,太平洋战争,中医师整理好谜作竟遭白蚁吞噬,殊为憾恨。所幸其艺曾传哲嗣张先生,这位小张先生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了,然其宝刀不老,所著灯谜别解巧妙,充满灵气。诸如:“信其一不信其二”,(打马来西亚艺人一),谜底为“简单”(注:谜面中的“信”由动词别解为名词,作“书简”解,以扣“简”字;“一”扣“单”);“遥看长城梅正开”,(打马来西亚地名带农产品一),谜底为“万里望花生”(注:“万里”,万里长城;“万里望”,在马来西亚西部怡保,所产花生加工口感甚好);“教子有方”,(打港台歌星一),谜底为“童安格”(注:“子”作“童子”解;“方”别解为方格,以扣“格”字;“教”,在此作动词,别解为“使”)等,无不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和生动的谜趣。

而今,马来西亚的华人凡遇重大节日都有猜谜之举。比较传统的方式是,在谜场四周悬挂百余谜条,让猜者排队轮猜。主持者认为猜对,便连击大鼓以示赏识对方。时下新颖的方式,则是用电脑投影仪放映,公布谜底了。幸借信息时代之光,大马谜家通过“上海灯谜网”,对春申的谜人谜事已有所知晓,加上袁会长绘声绘色的详情介绍,对沪上谜坛的“每月

冲啄驱赶,必欲稳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时,花斑金鲤顿然一改常态,闪电般地冲过去,其势如猛虎下山,蛟龙闹海,4个家伙惊慌失措,毫无还击之力,仓惶躲向四角,不敢稍动。

花斑金鲤没有再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,而是任由它们缩避一隅,自家又优哉游哉去了。从此之后,鱼缸里便太平无事。看着如此清朗的水世界,不由萌生了增其子民的念想,便又买来5尾金鱼,凑成一缸十尾之数。几回观察,水里始终一片和谐景象。

倘有人问道:“要是花斑金鲤也不是个好家伙,甚至比那4尾强横鱼更强横,更独食,更恣意侵害,不容同类,那会怎么样?”恐怕答案只能是一个:4尾鱼的下场或许更惨,也就不可能有后来5尾鱼的加入。鱼缸里的世界之所以各得其所,各得其粮,全因为有正直、宽厚而又强大的力量在维护着,制约着。

人道养鱼可以悦目、怡神,不料却为我打开了一道悟理之门,可谓意外收获。



马来西亚谈灯谜

江更生



袁先寿
玉环飞燕皆尘土
(四字新词语)
昨日谜面:与子偕老
(食品)
谜底:木耳(注:谜面须视作“与子偕老”。“木耳”二字上加个“子”字,则为“李耳”,乃老子之名。面为《诗经·击鼓》句)